



龔台雄

39.3.27.生

浙江嵊縣人

高中畢

現職／

職員

作品／

短篇小說：「遺囑」、「霧散的時候」

## 繼母

短篇小說組第三名 龔台雄

十月的微風，吹動著十窗櫺上的風鈴。破舊的風鈴，發出細微而啞澀的聲音，午陽明麗地照進窗孔，涼意裡氳氳著微溫。窗外藍天裡有片薄雲，還在稀釋。

凝睇雙眸，我斜斜地從漢生赤裸的肩上望去，稀釋的薄雲又凝聚成的雲團，已油然有了雨意；卻在一陣微風過後又慢慢薄慢慢消失。

周末，工作半天回來，午餐之後，我們總要睡上一會。此刻，他轉向著我，一條胳膊穿過枕間的空隙橫在我的肩上。我的視線仍然停留在窗外的藍天裡，我要展開雙臂向上飛去；整個的身子卻給他的身子擋住。我縮回的視線落在他的眼皮上，細細的紋路向尾角伸去，集成一把小小的扇子。

兩年的婚姻生活裡面，這把小扇，多少次扇得我的心成了一縷輕煙，飄升無際；多少次搨得我一身是火而把自己燒成灰燼……。

突然一片溫濕，他毛茸茸的胸脯靠在我微涼的肩上。我嗅到一股熟悉的氣息，把縮回的雙臂重新展開，臉孔靠近他的耳朵，把嘴唇送上。

他在半睡中，像一團落地黑雲向我壓來。我以抱雲之姿，等著大雨傾盆——

「啊！該去接孩子了！」他猛然跳了起來。

他後面的朗朗藍天，風不從雲，雲不降雨，窗外仍閃耀著十月陽光。

「還早，來得及的。」我聲輕如煙，手卻是鋼絲，緊緊地繞著他的脖子，往下拉著。

他把鋼絲解開，兩腿往床緣一挪，站了起來。「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整理房子，為安安和平平買點吃的、喝的。」走向浴室之前，他在我肩上拍了一下。「起來，寶貝。」

我咕嚕著翻個身把臉埋進深深的枕頭裡；他鑽進了浴室。

去他的！我們的蜜意幽情比不上孩子的餅乾汽水！要是我早知道這樣才不嫁給離婚有孩子的男人。可是我嫁了，而且愛得要死！將近兩年裡面，我們每隔一個周六和整個周日都讓孩子佔去了。好像我不跟著他那樣發狂地愛著孩子，我就罪惡深重。他隨時都把孩子掛在脖子上，自然就老是移開我的手。

他從浴室裡浮出來，視線似乎還停留在我的身上；但是一掃而過開始穿上短褲。「呃，你還要睡？你知道你要做什麼嗎？你去做點心，我來吸地毯。」

我把繞在舌尖上的話吞了回去。等到周日晚上孩子一走，這裡又得清理。這棟房子是個大沙盤。我勉為其難地挪身下床。「好吧！」

「這才是好太太。」他把汗衫往頭上套去，嘴唇在我鼻上一刷，就找吸塵器去了。

我摸了一下鼻子。這就算是一點愛的滿足！穿上衣服，親一下鼻尖；小小山頭飄起的一絲水氣，潤濕不了我乾裂的肌膚；但周末是孩子到來的時刻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
幾分鐘後，吸塵器的聲音響了起來。他吸到門口，望著我，「今天有什麼節目？」

「還不是那樣：為孩子們製造快樂的氣氛，直到明天晚上精疲力盡的時候。」

「我答應今天帶安安去買點衣服。可憐的孩子昨天在電話裡告訴我，她沒有衣服穿了。」

「啊！」我拉薄的忍耐破了開來。「你不知道買過多少給她？一個十三歲的女孩要多少衣服？她沒有穿的！」

「啊，來吧！不要使我為難。」他乞憐地望著我。「你知道，和他們的母親分開，帶給他們多大的傷害。我不過是在謀求一點補償，你不能在這件事情上面和他們計較。」

我真想叫了起來。我不相信孩子因父母分開所受到的傷害，他單方面能補償得了的。我了解父母分開孩子們的日子會過得艱苦一點；但是他們在父母離異的三年裡面已經學到了的遠超過他所關心的。安安已經學到用小指頭去搔父親的耳朵，那種嗲聲嗲氣和一些小動作真像個小騷貨；十一歲的平平也學會了一些詭詐，向父親無厭地索求。

他已經把地吸好。我望著窗外，仍是一片藍天，沒有一絲雲。「你和我們一起去買，好嗎？我不知道小女孩該穿什麼，你可以為安安挑一挑。」

安安才不會接受我的意見。我抬起頭，望著他，「你自己去好了。你們不是喜歡在一起嗎？我不在身邊，你們自在得多。」

「呃，我們一家人，你可是他們的媽媽啊，你知道嗎？」

我知道他在故作親蜜；他們最多也只叫我一聲阿姨——我說，「好吧！跟你們去。」

我們趕快把房子清理好。他去小店買東西，回來再去接孩子。我賴在椅子裡，腳向前伸，蓄養精神。其實，要是他不這樣，我也許會愛他的孩子——他們漂亮而聰明。只是他們要求得太多，而他又太放縱，使他們簡直成了兩個小魔鬼，我無法忍受。

我真應該相信自己第一個本能的感覺：一個晚上，我的一個朋友請我晚餐：「認識一下這個人吧！從他離婚以後，簡直魂都沒有了。」

「算了，」我說，「我可不想跟一個離了婚的男人發生關聯，那會有一大堆的麻煩。」

「我是說見見面，認識認識，不是要和你發生關聯。羅真已經去世六年，你得為自己著想；該結婚的時候還是要結婚的，你才二十八歲。」

對羅真的印象，六年之後，幾乎已經完全模糊。我和羅真訂過婚，結婚前一星期，羅真在颶車中摔死了。我並不是因為羅真才沒結婚，而是沒遇上適合的人；那些年輕傢伙，我再也沒有興趣了。

「二十八歲沒結婚並不是丟人或罪惡的事情。」我對朋友說，「如果我要結婚，我要找一個沒結婚而年紀大一點的。」

「啊！年紀大一點的，沒有結婚的，這年頭還真不容易找，那我介紹你去認識趙寧——唉，說實話，我真希望你見見田漢生。即使不嫁給他，你們也會成為很好的朋友，在一起會有一大堆鮮事。」

我的朋友居然成了偉大的紅娘。我答應見見田漢生，而且一見鍾情——

沉重的腳步聲打斷了我的思維。漢生從外面進來叫著，「你好了沒有？安安說這就要去了。」

孩子跟著他進了房子。安安有著她母親黑亮的頭髮和巨大明麗的眼睛。這種女孩永遠不像會有受傷害的樣子。我在妒忌地想著，記起自己在那種年齡裡有的粗笨。平平像極了漢生，在我的眼裡是挺可愛的男孩。

「嗨！」我叫著，「平平，安安。」

「嗨！」孩子們答著，既不熱情，也不冷漠。

我相信我會公平地對待他們；只是他們遲遲沒打算接納和愛我；因此，我也沒準備進一步去愛他們。我對他們的關係只限制在容忍的基礎上。我本想對他們好一點；但是對寵壞了的小孩，我是很難付出超乎容忍以外的愛心。

「我聽你爸說，等等我們要上街替你買衣服，安安。」我說。

平平的嘴巴鼓了起來，「對呀，安安買新衣，那我買什麼呢？」

當然有。我在想：孩子要月亮，他拿不到天上的，也要在人間找一個。

我們在百貨公司進進出出兩個小時，安安在作最後選擇以前，試穿了七八件。平平買了一副棒球手套和一件外衣才算結束。

我們到速食店裡吃了漢堡，然後回到家，我癱瘓地縮進椅子裡。平平說要試試新手套，漢生就和孩子們到院子玩棒

球去了。

我精疲力盡，靠在椅子裡到了睡夢邊緣。

一聲喊叫，漢生帶著平平衝了進來，緊張得像到了世界末日。「那裡有碘酒！還要繃帶。平平摔倒了，膝蓋破了！」膝蓋上只有一寸長的擦傷。我帶平平到了浴室，用紅藥水消毒，再擦上藥膏。

「是不是還要帶他去打一針破傷風或什麼的！」他望著我。

孩子睜大眼睛在他臉上溜溜地轉著，好像在為這場災禍受到更多照顧而得意。

「漢生，這是一點小傷——」我轉望孩子，「好了，平平，已經消了毒，擦了藥，沒有關係的。」

「這樣就好了？」平平感染到父親的憂慮。

「當然。」我堅定地說。

「啊！我真正地擔心，會不會有細菌跑進去。」漢生望著我。

我幾乎要叫起來，卻把聲音扼住。「好吧！我去做晚餐，你們看看電視，也讓平平休息一下。」

漢生已經忘記一周工作五天半的勞累，仍然和孩子們瘋在一起；至於女權，更是跟著廚房裡的油煙飄散了。

飯後，他們去看了一場電影，然後回到家裡繼續看著電視，直到孩子上床的時候，我去看了下午勞苦清理的客廳，到處是果皮、蕃茄汁、空了的可樂罐。

「每個人都來把東西收拾好。」我叫著，「安安，你收拾罐子，平平，你——」

「孩子們累了一整天，讓他們去吧，」漢生送來一股譴責的凝視，然後轉向他們，「去去，你們上床去，我來幫阿姨收拾。」

安安的臉上拂過邪惡的微笑，平平的嘴角向上翹起。做父親的只顧到孩子的疲倦，卻忘記我已精疲力盡。

孩子熱情地親著父親，只向我搖搖手。

和漢生收拾著殘局，我輕聲自語，「讓你的孩子學著清理髒亂，不會受到傷害，你不必太寵他們，自己硬挺著疲勞。」

「啊，我是要和他們一起輕鬆快樂，不是要他們幫我工作，而且——」

「收拾他們自己丟下的瓶瓶罐罐，能叫做工作？」

「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了解一下孩子？」他皺著眉頭，把瓶子往桌子上放去。「忍耐一點吧，過一兩年，孩子們再大一點就會把痛苦忘記，那時我們就輕鬆下來。你似乎對他們很失望，好像他們將來都會殺人放火。沒有想到你對他們有成見。我也厭倦這樣做；畢竟他們是我的孩子。」他的聲音平穩而冷漠，說完，他走出浴室，重重地關上門。

我真想上前叫著，說為他帶這樣的孩子算倒透了楣，而且已厭倦再受他們的控制；但是沒有。我花了半個小時，把房子整理好了。

一上床，他就轉向一邊，很快好像就睡著了；我要重重地捶著床鋪，要把他搖醒；但是仍然沒有。

那夜，我睡得很少，想著要怎樣改變自己。我對孩子只是出於單純的厭惡，從沒有過敵意；也想到那樣寵愛孩子實在不是好事情。我的好意遭到誤解，使我對他的愛意減低。我的心靈因他的誤解，對孩子無法忍耐而失去了包容性。

我終於睡著了。不管睡得怎樣少，第二天我還是最先起來，做著早餐。幾分鐘後，傳來脚步和咯咯的笑聲。我帶著沖泡好了的牛奶循著笑聲找去。到了我的臥室，兩個孩子和他在床上打滾，女孩緊緊地摟著他的脖子。

那有什麼不對？我問著自己。沒什麼；但是答案不能令我滿意。那不是孩子和父親單純在床上，而是那樣親暱得過分了。他們彼此消遣的笑聲和行為在鞭打著我。那像什麼？現在女孩才十三歲，長大起來會像什麼！

女孩經常那樣貼著父親，我不怕那種挑戰。他前妻是個不安分的淫婦，我不敢確定安安將來怎樣。我也多次想到：不該對一個小女孩這樣；但孩子成了對手，想來容易做來就難了。

「啊，神經病！」我憤怒對自己說：妒忌一個十三歲的女孩！於是，我盡量愉快起來，叫著，「早餐就好了，煎餅你們都喜歡嗎？」

安安皺著眉頭鼻子，「吃了會發胖的。」

「對十三歲的人，我從來沒想到會發胖的。」我的聲音乾澀。

「啊，不要放太多的糖，會使我的臉圓得裂開來。」

「不會比你昨天喝的可樂甜，」我轉身走向廚房時瞟了孩子一眼，「誰要甜餅三分鐘後自己到廚房裡來拿。」

怕發胖和長小痘痘，安安仍然把甜餅吃光了。

下午，我們四人去看棒球。每個小販賣的東西，兩個小孩都要：爆米花、汽水、熱狗、蘋果、冰淇淋——而在回家途中平平吐得一車都是。我們正在清理穢物，漢生憂慮地說：「你看平平要不要去看醫生？也許他病了，昨天摔傷過，現在又吐了。」

「漢生，平平吃得太多太雜。你從不考慮，孩子要什麼你就買什麼？」

「那是沒辦法的事。看棒球賽嘛！時間那麼長，不吃東西怎麼行？」

「好，那隨你。」他既然不為孩子長遠著想，我還有什麼話可說。

回家途中，漢生和我都沒說話。我怕說得太多傷了我們的感情。幸好，孩子只兩個星期來一次。不來的假日裡，漢生只去看他們一下就回來。

夜裡，我們背對背睡著。我摀在枕上想著繼母難為。我們結婚兩年來，這種情形越來越壞。我希望跟漢生一樣地愛他的孩子，也希望和他們一起享受愉快的周末。漢生實在不必認為不能父兼母職就是罪惡，那樣對他自己和對我都太不公平。

我發覺自己摀在枕上啜泣。憤怒在啜泣中過了，站在他的立場上一想，有了一絲歉意。繼而一想，這種情形也很嚴重：如果我們繼續對孩子有著不同的態度，就足以破壞我們的婚姻。我捱著漢生沒有反應的背，我是這樣的愛他。孩子

不在的時候，他是一個有幹勁，智慧和熱情的男人；只是孩子一來，他就變得意志薄弱，成了木偶，在他們拉著的線上隨著他們的音符跳著。

第二天，我們兩人都在試著；像平常忙著工作時候彼此說點話；到了晚上，兩人仍然在作著冷戰。

下一天，他比我回家得早，作了晚餐。我進到屋子裡，食物飄來的香氣隨著一種意念進入我的肺腑。他聽到我的聲音，衝了出來，把我摟進懷裡長地吻著；咕嚕著，「我們之間能因為孩子連話都不說了？我好難過。」

我真想把事情的微結原原本本說出來；但不願摧毀此刻我們之間溫馨。我一頭鑽進他的手臂裡，深深地領會他溫柔嘴唇的甜蜜；感到好美。

「我也為那樣感到好難過，漢生。」

「背對背睡覺，你知道那樣下去會——」

「現在不要說了。」我放柔著聲音。

「好的。」他再度在我的唇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「我餓了雞，一會兒就可以吃了。」

我們重登雲山。也許由於日子的荒漠，兩狂風暴之際眩眩然墜入深淵，似乎永遠也不再起來。久久，沉沉的深淵裡又慢慢有股熱流湧現，然後熱流蒸騰成霧成雲，慢慢地飄升，又成霧翻雲騰；雲是江河，霧是狂波，我們逐波載流，飄呀飄呀，飄擱在十里長灘上，沉沉入睡。

沉睡之中漢生也許已經忘去所有的問題；但是，我在長長沉睡裡面，發現自己再度捲在安安和平平的問題之中。兩周做一次繼母，本來沒有什麼問題，而且只要漢生不要那樣溺愛孩子，使他們成了怪物，我們應該是美好的一對。我們要我們彼此相愛。我自己不必生兒育女，就可以分享他所有的；但是，我更要的是我們能工作之後單獨地和他生活得更好。我終於睡著了；但是第二天醒來，心意裡又盤旋著孩子的許多問題。我要想辦法。如果漢生和孩子一起時，能讓他看清自己在嬌縱孩子；孩子又如何操縱著他。這個意念的種子一經播下，立即長起芽來，而且孩子在那兩周裡作了最好的培土工作。要是不發生作用，我就真地無計可施，只好任由我們的婚姻破裂而在這裡接受糟蹋了。

周六下午，漢生去接孩子，我急忙施行計畫，把三具錄音機拿出來，一具放在廚房裡，一具放在客廳裡，用大花瓶作了很好的掩蓋。第三具放在我的臥室裡。

孩子來了不久就吵著要去公園玩，離家的時候，我說，「我去把攝影機拿來，今天你們當主角我們來拍電影。」

「啊，好極了！」漢生說，「機器買來好久都還沒用過。」

平平做著鬼臉，「算了吧！誰要拍電影，又不是電影明星。」

安安整理著自己，伸出一根手指到她如絲的髮叢裡，就像是個明星等著拍大特寫。

於是，我把他們的每個動作都拍下來；漢生在他們身邊像個機器人服從他們的每個意願。他們每一種可玩的都玩了。一邊射擊，一邊吃東西；左手拿爆米花，右手拿冰淇淋，還要站在走道上等著買其他的東西……我拍了很多。接著，



安安打了兩個噴嚏，漢生立即憂慮地傾身上前，「啊，怎麼了，安安，是不是著了涼？你應該多穿點衣服出來的。」

我也像漢生在孩子身邊轉著；一直望著他。我莊嚴地說著，卻又帶著迷朦的嘲諷，「我們最好帶她回家，送她上床。總之，她是感冒了，可不是好玩的；可能會轉變成肺炎或扁桃腺炎。我們不能因為她只打兩個噴嚏而不加注意，然後讓她在病床上忍受痛苦。」

一會之後，漢生的視線和我的相遇，先是眼睛張得大大的，然後似乎理會到我的意思；我在嘲笑他小題大作。羞赧上了他的脖子，在臉上展現開來。他咕嚕著，「也許只是她的鼻子裡掉進了一點灰塵。」

我已攻下一城！

這天傍晚，他們坐下來看電視，也像平常吃著東西：爆米花、波卡片和可口可乐。我偷偷打開錄音機。我真的抓到了要點：安安樓緊父親，視線卻黏著電視，嗚聲嗚氣說，「再給我一瓶可樂，爸。」

「好的，心肝女兒，好的。」漢生說著，衝進廚房。

接著平平說，「上回你買給我的棒球手套，不好，爸。我決定要做捕手，你另外買一隻給我，好嗎？」

「啊，捕手手套很貴的，平平。」

平平的臉孔冰凍起來，叫著，「哎呀，爸，我跑不快不是個好外野手。如果我有一隻捕手手套，我會——」

這是我錄音機的隨機取樣。我臥室裡的那具錄音機，在孩子爬上床的時候錄下更多的喜劇對白。

周日夜間，孩子們走了，我們上床的時候，漢生說，「你認為你非常聰明，是不是？」

我的心在沉重跳著，想到我的錄音，攝影的遊戲結束。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昨天安安咳了兩聲，我想我是反應過度了一點。我以前從沒那樣，他們摔破或是刀子劃破了皮，我都只是為他們擦藥就算事了，而現在——」他搖著頭，「我要注意自己了。」

我終於攻下了一城。我得意地想著。錄影和錄音的效果，也許——也許使我和他孩子的關係正常起來；但是也可能會爆掉我們的婚姻。畏懼啃食著我；但是為了保衛自己對一個男人的珍貴感情，也就不能管得那麼多了。

我照計畫進行著。我知道錄影比錄音更具衝擊力；於是我請專人把帶子經過整理，特別抓出他和兩個孩子相處的精彩鏡頭。兩周後，我把錄影帶備好了。那天，他帶他們去動物園。我知道他們回來的時候已經疲憊不堪。

他進了房間，喘著氣，看到我錄影機打開，他說，「你要幹什麼？」就縮到椅子裡。

「兩個禮拜前為你和孩子拍有趣的電影，」我的聲音有點輕微的顫抖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盡量穩定下來。「我想你一定想看看你和孩子一起有趣的情形，我先去為你拿一瓶啤酒。」

我匆匆地進了廚房，心在撞擊。我把啤酒帶進房裡，他問，「你看過了嗎？怎麼樣？好不好？」

「啊，看過，好極了，所以要放給你看。」

我當然看過了；而且看得很認真。那個下午，漢生看著自己出現在螢幕上；漢生忙來忙去滿足兩個孩子的要求。他

們是帝王，而他是弄臣。他愛著、寵著、驕縱著兩個孩子。孩子出現的是尖叫、要求，他把他們變成了小魔鬼。

漢生向椅背靠去，全部過程裡他沒有說一句話。我沒去看他的表情，心在砰砰地跳著。我想錄影帶一完，我們也完了。

錄影帶放完了，我轉望著他。他的臉孔給複雜的情緒扭曲變了形。我無法了解。他沒說話之前我趕快說，「還有其他的東西，希望你聽一聽。只聽一聽，唔？」

我拿出錄音機，打開，他默默地聽著。裡面全是孩子的尖叫、抱怨、要求和他們有求必應的回答。

錄音放完了，他什麼也沒說。我驚惶起來。「漢生，怎麼不說話？生氣了？我放給你聽，是為了解——我是說，你寵壞了孩子，你也要我這樣愛他們？而且——漢生，我不是不愛他們；只是不愛他們那個樣子。我愛你，我要我們的生活美好，有這樣的孩子，我們美好起來。」

沉默中他伸出手來，把我拉到他的身邊，凝視了好久，哼著鼻子說，「我怎麼糟成那樣？我看到了自己，兩個孩子把我變成了奴隸，我為什麼要這麼傻瓜蛋？」

「啊，漢生，」我緊緊地摟著他。「你不知道我好害怕，怕你一氣之下破壞了我們之間的和諧；但是——但是我能夠的——」

「我了解，從兩個星期前，安安打了兩個噴嚏你所說的當中，我已看到一絲跡象。今晚我真正看清了自己，我成了那樣的父親！」他縮回放在我的唇上的手去搔頭皮，搔得頭髮直立。「現在我要怎樣彌補自己造成的傷害？要破除一個習慣比建立一個更難。」

「漢生，我會繼續幫助你。如果你要你的孩子長大是負責任的人，就要他們學習參與一些事情，他們可以從幫忙家庭瑣事著手，而且——」

「好的，」他舉起一隻手，「不要說了，說了會更困難。」然後，他大笑起來，摟著我。

那夜我們談了好久，也作了計畫；他表示同意和支持。兩年來孩子堅持他們小魔鬼的態度，終於在我倆配合和設計的教育下，找來一些家庭生活的錄影帶以及我倆的潛移默化當中，孩子開始自動參與清理雜物，幫著到附近超市購買東西、掃地和洗碗筷。安安對烹飪表示出興趣。我們一起做菜時也談得很親密。平平和我相處雖然比不上和安安那樣好；有時也和我下下棋。

我躺在床上，望著窗外的雲天變色，自己心靈中雲騰霧捲，那破了的風鈴依然發出細微而啞澀的聲音；清風徐來，而我的心耳裡卻發出細細琮琤愛的樂章……